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的
短经典

品咂时光的声音

张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的

短经典

品咂时光的声音

张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咂时光的声音/张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

ISBN 978-7-02-009466-0

I. ①品…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7947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66-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茅盾文学奖自一九八一年设立迄今,已三十余载。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获奖作品所涉及作家近四十位,影响甚巨。这些作家大多在文坛耕耘多年,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短”体裁领域的创作也是成绩斐然。此次我们以艺术的眼光,首批遴选部分获奖作家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经典作品,编成集子,荟萃成这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短经典”,奉献给读者。相信该系列图书能够与我社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一起,为您完整呈现一代又一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3年1月

目 录

001	瀛洲思絮录
136	致不孝之子
147	鱼的故事
155	割烟
163	赶走灰喜鹊
171	利口酒
178	默默挺立
183	山水情结
212	域外作家小记
259	羞涩和温柔
275	世纪梦想
279	品咂时光的声音
300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302	从沙龙到小屋
305	渴望更大的劳动 ——谈《你在高原》的写作

瀛洲思絮录

齐人徐芾^①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芾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芾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徐乡城，汉县，盖以徐芾求仙为名。

《齐乘·古迹卷》

第 一 章

.....

在漫长无边的徘徊中，在经年累月的沉湎中，人会认梦成真，呓语不息，以至于手记目诵。分不清是我还是徐芾，乘楼船登瀛洲，宽袍广袖。从此一别卞姜^②，挥泪而去。

徐芾(福)为秦王采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归，携走三千童

① 芾，也作市、福。

② 卞姜，齐人徐芾的妻子，东莱人。

男童女。斯人离去三千年，历史传奇或已渗入几代人的血脉。我们已渐渐不再满足于此岸的遥想，于是转而倾听彼岸的诉说。

……我一度非常谦卑，以便遮掩内在的顽皮和狂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的底细、我内心的隐秘与曲折。我常常在深夜、在一人独守时让思绪任意飞翔，放纵心猿于九霄。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开始学会了息声敛口，极少诉说和相告，哪怕是对挚友、对爱妻——我与她已不能分离。我对其何等疼怜。多少年了，她因我而历尽坎坷，我们真是相濡以沫。她总是无望地期待，直到最后。万般愁绪都连着一个“走”字一个“逃”字。无言的长夜，卞姜吻我不止。

她原是商人之女。黄县这个地方出了不少巨贾，贩桑麻、粳米、丝绸，去临淄、泰南，西走鲁国、远涉长安。她的家世颇有来历，算来还是滑稽多趣、大名鼎鼎的淳于髡的表侄女。

我们都深藏了一句话，都知道秦吏不会让我们同登楼船——随着那个时刻的挨近，夫妻二人都缄口不言。午夜青杨细语，南风徐徐，此岸在赠予我们最后的温情。

后来一切果然不出所料……

儿女情长，英雄气亦长。几年光阴转瞬即逝，我成了一个小心翼翼、四十岁两鬓皆白的俊男。我离开了她，我们从此永远只能隔海相望。我的故事太多了，如今都留在了那个海角、那片大陆。我也远离了对手。遥望彼岸，此时依稀可见阿房宫里烛光辉煌。这让人衰老的光，这让人迷恋的光。而今我足踏凄凉蛮地，正可以像春生野草一样茂长。

当年，我在百无聊赖、无计可施、等待和观测之时，几近

绝望。经验和苍老的皱纹都掺在其中了。人在疲惫中成熟。懒得行动中的行动往往也可举大事。

我三十八岁那年的一个黄昏，发现持简之手颤抖不已，视物昏花。一阵惊惧之余，心生万分急切。它催人奋力，又加剧人之委颓。我常常也只有让顽皮的畅想来稍稍滋润，等待来年如期萌发之青杨。

长期以来，海角上只有少许人知我酒量，也知我身世来由。他们都是守密的命友。如若不是一介草莽，那么放怀狂饮者可能正预示了他的顽皮。而在秦王的那班臣僚眼里，世上的顽皮者或可不必提防。这自然是个小小诡计。

能够一走了之的人，都是旷百世而一遇的妄徒、圣人、色鬼、术士，是从不兑现的大预言家，或者是个酿私酒的人。我后来被看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我最好沉默。

那是一场庄严的赌。本钱很大，押上了身家性命。我一直悄悄埋藏着使命，后世人却要一再地发掘，并将其放在阳光下照晒。可是他们不会知道这使命的青苗萌发在什么根须上。他们怎么也弄不懂，因为终究与我隔开了十八重的冥界。我很爱后来人，爱他们的鲜嫩如花。但爱又极易埋没理性，我镇定下来时，却不由得生出阵阵悲凉。

他们往我身上涂抹难闻的垢物，比如把我说成一个绝望而无义的骗子，尽管并没有多少依据。这种涂抹与我当年做过的事情性质相似，所以说等于应了“吾之初衷”。可怕的倒是另一些人的相反的举止。

那些人是些虚荣的地方主义者，所以又会施予我双重或多重的误解。古怪的推测，小肚鸡肠的盘算；连船队航行之迹都茫然无知，更遑论其他。他们的虚情假意于事无补。

地方主义者从来睥睨精神,却又企图依此挽救萎缩的经济,甚至公开无耻地宣称要以之骗取物利。

他们奉我为“伟大的航海家”。“伟大”倒谈不上,因为东渡瀛洲者我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那些黄县沿海和周遭岛上渔人,不止一次在风暴中抵达这片无名的荒凉。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将这片荒凉派上了更好的用场。对于一个人而言,关键是要有超凡脱俗的眼光,那一瞥之间的识别、鉴定,以及心中生出的奇思妙想,往往是凡夫俗子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

我说过自己曾经狂妄而又顽皮。有人会直盯盯地看着我两鬓的白发,怀疑这种“夫子自道”。其实他们不懂。智者就在游戏中衰老。有时游戏也很麻烦。

嬴政王可视为我的游戏伙伴,而非仇讎。我当年甚至多少喜欢上了这个目如鹰隼、鼻如悬胆的西部人。他的袞袍与冕旒都遮不去那一身顽皮相。有游戏能力的人即便尊为帝王,也未能免除这一特征。嬴政当年长我许多,一举一动颇为敦厚,步履迟缓。他像一切热衷于游戏之道的人一样,乐于忽发奇想,筑长城建阿房,拜月主求仙药,愈到老年愈是迷恋起这些玩艺儿。

作为东莱故国的贵族后裔,我的仇讎是齐,而非秦。秦为齐之仇讎。这之间的交织参错真是奇妙。齐灭莱夷,而秦灭六国。齐是莱夷人的直接毁灭者。虽然齐人后来乐于说齐莱一度交好,化莱为齐,但实际上那是齐人灭莱,空取渔盐之利。齐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齐国很快重蹈莱夷的覆辙。这即便不是通常莱夷人所说的“报应”,也算是命数。

国与人的命数一样,神渺变幻不可推测。

我自有一个预感，它关乎秦王嬴政：这个“千古一帝”身后也隐隐追踪着一只小小的“黄雀”，这恰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已疲惫，而那只千娇百媚的“黄雀”正当青春，在三月天里翻飞嬉戏，以逸待劳。我预感到他也“快了”。

谁身后没有一只小小的“黄雀”呢？

午夜走上甲板，从海湾里望去，到处是密挤的楼船。这在荒凉之地的土著看来，无异于一场梦魇。飘忽游移的灯火与水波互映，流动闪烁，神妙难喻，在我看来也是五千年未曾经历的奇观。

这正是我的一个首创，一次得意的杰作。从闪亮的船灯上判断，赖在船上者大有人在——我已三番五次令全部人马分营逐日登岸，一月内筑屋垒城，安营扎寨，船上只留少许守备……看来经常返回楼船的不仅是“童男少女”，还有弓弩手和方士。他们像我一样，需要经常嗅一嗅船上的气味。舱里满载了莱夷的气息，彼岸的烟熏。

我曾把他们频频返回船上视为怯懦。因为土著时常劫营，较之岸上新营，船上毕竟安全多了。现在看是我在妄断：能随我穿越茫茫浪涌叠嶂、穷十万里水路者，哪有这么多怯弱之辈！

像我一样，他们这是最后的徘徊。……看着这片摇曳的船灯，我心中渐渐生出一个残酷的决定。

这个夜晚，我仿佛看到彼岸的卞姜潜然而下的泪水。捧起你纤纤十指，抚弄你散发着丁香味的柔发，吻去这满脸晶莹。我在这午夜异乡为你祈祷了，同时也告诉你一个惨凄的决断：十日之内，我将下令焚烧所有楼船。

这就切断了退路。

同行挚友纷纷设问：如若秦兵征讨，我们将无楼船水上对阵，岂非死路一条？答：吾辈身后是平原广泽，届时必引秦兵于陌土，决一死战。又问：若土著倚仗土熟势众，群起而攻，无楼船周旋，又复何为？答：借土求存，蒙恩在先，非万不得已不可与土著纠战；即便生死攸关之刻，也只能背水一搏……

如上场景反复对演。吾虽言之凿凿，心中却不免愁伤。

午夜的茫海，闪跳的灯光，在送达和预言什么谶语？我自知不可自恃自负，听任冲动，信从匹夫之勇。可是与我同行者有所谓的“方士”，他们是流徙多年、越过荒原和城邑苦苦寻觅的学人罪臣；有痛别故土父兄、稚嫩如花的三千童男童女；有勇气过人、历经十二次死灭的弓弩手；有冶炼打造、修筑测设、技盖天下的百工。这些人不仅需要“落地”，而且需要“生根”。

这一行人与秦王嬴政展开的游戏，是千年不绝的、冤鬼一般的纠缠。

嬴政王的死灭尚可期待，但与他面貌迥异、神髓相同者却会衍生不息。如此一来，一切将未有穷期呢。

我与卞姜这二十余个春秋，有多少分离聚散。她一开始既知我的来路，也深知我的去路。随上我，就好比乘上了颠簸之车，忍受长旅饥渴，挨过寂寞冬夜，还要经历绝险的危崖。我们遍尝苦汁的煎晶，真是九死一生。一般的男儿忏悔已经轻若鸿毛，她不必再听一声一字。对命的感知和彻悟使她的双眸漆黑如子夜，美丽如祥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常常相对无语。要说的似乎又太多，那就来世再说罢。我是宁可相信有个来世的。我也许将人生看得太奢侈了……

这习习海风让人想起那次齐都临淄之行。当年我立刻被这座东方最繁华的都市给迷住了。不消说,我们莱夷故国的城邑是无法与之媲美的。可是莱夷故国有着另一种庄严气象。临淄街头熙熙攘攘,那一片有光泽的脸,还有身上叮当作响的饰物,都给人难言的感触。这是无法表述的。

在一个富庶殷实的国度里,一再地言说自己的亡国之忧显然不合时宜。我那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正是齐国的刀戟折伤了莱子古国。可是我已经在那个秋天扑扑落地的叶片上,看出了此地的不祥。

那个秋天,强秦于中南部连连得手,还远未迫近齐国。这里还是一片升平。齐国依仗自己强旺的兵源、巨大的无可匹敌的财富,还有独特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傲视于东方和西方。强秦对齐国之恐惧已尽在不言之中。作为一个莱夷人,一个隐名埋姓行走在齐都的莱子国贵族后裔,我必得深深藏起那种嫉恨、羡慕、焦思和惆怅……各种复杂难言的心绪。我踟蹰于临淄街头,回顾了莱子国长达五十年的历史,两手生满汗粒。

难忘第一次听齐乐。那是使人心魄荡动的享用,超过了一场盛宴。以前传闻孔丘闻齐乐而醉,以至于长久“不知肉味”,这次亦有同感。我深知一种艺术植根于一种文化,而一种文化又植根于一种土壤。时间的隐秘、命运的隐秘,都掺和在如泣如诉之中了。相当完整和周备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老大倨傲的自信与慵懒,都能从中隐隐地感到。我不知当时热衷于展放“大言”的孔丘是否要暂时敛声失语?反正在我看来,一种成熟的、独特的艺术,必会传递出无法言说的压迫力——它在让人赏悦的同时又悄悄地折伤一个异邦人的自尊。

当然,如果我是个“世界主义者”,那时的心情又当别论了。可惜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未能升华为那样的一个“主义者”。我的血脉在作祟,我不得不向自己投诚。尤其是在当年,我只懂得遵循莱夷人奇特而淳朴的义理。

长期以来我都在苦苦求索齐国灭亡的根源、它在更早些时候所出现的颓败的端倪。这种求索当然包含了更根本也是更重要的探究——我们莱夷人自身的命运。这在我的先辈那儿,已经作过了许多。但这种探究是无有止境的。今天,一个人不能因为一场亘古未见的大迁徙而中断这种探究,不然就是对自己民族的亏欠。

卞姜,我的至宝,我的露珠和羔羊……夜深了,我尚能在这楼船上滞留多少时日?舱室里有你的气息。你和孩子在船队驶离黄水河港的前夜还伴我留在船上。只是在最后时刻,在那个黎明,秦吏宣谕,将我们生生分离。那是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刻、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惨烈的场景。那才让人明白什么是“骨肉分离”。港口上,子与父、妻与夫,慈母与娇儿,哭成一团。我亲眼见号啕之声催动了尘埃,一霎时遮去了霞光……

我令手下人展开一庞大工程,沿新营周边山麓筑墙。有人立即指斥我重演秦王筑城之苦。此言或许有理,但却是不不得已而为之。从长远计,此岸也需要一座“长城”,当然会比秦王的小多了。从营地北侧二十里之山麓修起,沿山脉蜿蜒西行一百六十里。此工程不可谓不浩大,但可以分别施行,按急缓分段修砌,并不求一朝一夕之功。真正拒敌者既非砖石,也非利刃,而是人心。筑城的紧迫当唤起惊悚之心。

焚船大火直烧了三天三夜。这火光会让我一生谨记。

所有人都呆立岸边，泪水不断。最后有人跪向彼岸喃喃祷告。我得用力忍住。

大火引来三五成群的土人。他们站在山崖呐喊，后来又惊慌疑惑，久久不语。

有人担心他们四散逃去后会把这消息传布开来，给营地引来新的劫难。这种担心极有道理。我已让各营加强戒备，值勤兵士增加一倍，同时加紧武器打造。随船带来的铁料终有用尽之日，百工开始在四周山上勘查铜铁矿源。

土著大致使用石器，尚不晓织造冶炼之术。他们携带的武器只是木杖、弓箭和石擂，身上裹缠的是草叶树皮、兽皮茅荐。为首的头人只在额上添一羽冠，看去倒也威风。可怜他们勇武有余，马匹也像主人一样峻烈，只是不堪一击。他们射出的箭镞都是一种黑色硬石琢成，除非近射瞄准，不然很难致命。尽管如此，营中仍有数人中镞而亡，原因是箭镞上抹有一种毒液。邪毒到底如何解法，医士们也束手无策。

如何对待土人，内部争执极大。有人断言：疆土之争从来是战而胜之。他们列举秦与燕赵、齐与莱夷。也有人指出我们面对的并非强虏大国，而是土著草民，乌合之众，切勿赶尽杀绝；再说浩浩楼船蜂拥而至，实在也够他们惊惧的了：以前未必就没有较文明先进之种类出现，那些人带来的极可能是欺凌和鲜血。最不能忘记莱子国破城之惨，莱夷人移居、遣散、灭绝。那时强悍的莱子国人不可谓不勇，简直个个视死如归，但面对人多势众的齐兵还是落个战败。今日土著之处境让人想起昨日之莱夷。

营地遭受的劫掠越来越频，新坟叠叠——所有坟碑都面向彼岸，愿漂泊他乡的鬼魂得回故土，至少是能够遥望。

对土著的征战趋于激烈。

我面对流淌的鲜血，滋生了前所未有的惧栗与痛苦。我决心用尽一切办法制止战争，无论付出何等代价。弓弩手言词锐利，悍气正盛。营中谋士们抓耳挠腮，莫能果决。我令兵士后撤一百里，然后与土著相机议和，并赐予布匹、盐块、草药……

此番举措就像当初下令焚掉楼船一样，遭到群起而攻。为防万一，我让近身卫士日夜巡视，并混入百工武士之间，将一切谋变危厄剪灭在萌动之中。半月已过，战事稍息，营中尚未出现大的变故。但这期间有五个伍长被撤换、三个方士受到严斥。

土著把刚刚成熟的粳米掠走，并一度用马匹践踏毁水田。众人激愤。在我看来这宛若顽皮的孩童，可恼之余尚有可爱。我料定他们在抢掠与毁坏中也会学到不少益处呢。

深夜，除守卫的兵士而外，营地一片酣睡。独步帐外，仰望空中星光闪烁，难以平静。至下月初六我将度过四十六岁生日，每想及此就使我一阵惊栗。倏忽已近五十，对莱夷人而言，五十将是一道大坎，能否安度还是未知呢。我到底与空中哪一颗星辰对应？这也使我颇费心思。尽管属下有过肯定的指认，但我只当成猜谜一般的意趣，内心里并不认可。

作为黄县境内最权威的一个“方士”，我不可能荒疏了简单的占星术。不过我在摆弄那些罗盘、龟板、谶文之类，心中常常泛过一丝苦味。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蔑视神灵的人，但却不能不充满了疑虑。这种时而临近时而飘逝的大胆念头在我二十岁之前就产生过。当时我认为这是诸种罪愆中最重的一种。

我发现此岸望到的星空与彼岸竟是同一片。这不禁让人猜想天宇之阔大、俗世之微小，想到人间巨变、漫长历史、种族的演化生灭，也尽是时光长河中短短一瞬。这让人不寒而栗。而个人的荣辱愁苦又如同山峦一般沉重。看来人的功名业绩直到最后也是想象生成，本质重量微乎其微。

如此而言，我将如何评价这场惊天动地的海路迁徙？

像追究莱夷人的神秘历史一样，我将去悟想自己的命数。我还没有愚蠢到不信命数的地步。我后来简直随处都能感知它的存在。是的，今夜此时它也仍然伏在身边。它将伴随生命的全部里程。我想行至五十岁的那一刻，也该对诸种莫大问题有一个圆满回答了。

手下人早在登岸之前，大约是船行中途时，就扯下了桅上的“秦”旗。随行秦吏兵士半数被杀，半数归附。这些秦兵几乎全部从西部入齐，口音怪异，与之相处多日竟不能辨析语义。完全倚仗别人转述。他们比起东部沿海人种，显得粗粝矮小，但更狡灵。作为征服者，他们简直没有什么自知之明，差不多个个倨傲自大，目中无人。西部人的优长与陋习，他们一无所遗地携来，并悉数贯彻推行。这些人固守秦地一切观念，顽强抵御齐莱风俗的熏染。东部人视为不祥的黑色，他们却尊为高贵的颜色。辛辣的烈酒，酸气大发的粥食，都是他们特别喜好之物。几乎个个厌恶腥味，对海鱼和贝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而莱夷人素有生食海鲜的习惯，喜芥末面酱，这是必备的作料。此地饮食习俗为西部人所不齿，他们斥莱夷人为“蛮兽”，而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蛮狄”，被视为野蛮恃武、尚未文明开化、至少比齐鲁落后五十年的种族。事实证明，人类极不

善于记忆，而失去记忆的结果总是先使自己受辱。人类的不同群落在文化上应有的个性与骄傲，往往让位于武力和强权的征服。似乎有了后者就有了一切，尤其是有了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何等荒谬。

船上人早已在暗中准备好了“徐”字旗。记得那个风平浪息的夜晚，几个人带着神秘的眼神将它展放在我面前时，令我何等紧张。汗粒生满额头，我竟顾不得擦掉。“君房^①，不必再犹豫了啊，是时候了啊！”他们声声劝导，一片至诚。我只问半途事变，问制服秦吏后的善后事宜。这是自我安定的缓解之机。他们回答了什么我并未在意。但也只是在那一刻的海风吹拂中我才突然醒悟。我声音轻细，却是异常坚定：“把这几片布绺扔到海里去罢。”

几个人大为惊愕，面面相觑，唯不搭言。终于有一老者双手大抖叫道：“君房！天赐良机啊，再犹豫不得，日久必会众人躁动，心无归宿……”

我望着半隐半露的银月。船上总得悬点什么。我忽然记起舱内有一面绘了阴阳鱼的八卦旗，看来只得悬它了——我不得不说，我这样决定心中忍住了极大的厌恶。

他们再无反驳。看来没有几个人愿意说出心中的厌恶。或许多年来的“方士”行径，阴阳鱼的腥风已熏进心扉，早已不存厌恶。

我当然不敢睥睨阴阳，尽管它不是东莱的国学。我曾经求学稷下之门，亲耳聆听阴阳五行家的宣讲，对其深奥源远流大为叹服。我承认齐人邹衍集阴阳五行之大成；他最能吸引我的即是批驳儒墨的“中国即天下”。何等痛快，淋漓

① 徐芾字君房。